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错了就改

●3月18日B4版《野草女痴情男那些最易走红的角色》“坚韧野草型”第二栏:“陈德容凭《梅花烙》中命运多舛最终百忍成钢的白吟霜一角走红”,“百忍成钢”应为“百忍成金”。

●3月20日A16版《重伤女生两次被当尸体遗弃》第一段:“据安徽涡阳县人民检察院初步查明,3月12日17时54分,该高公镇派出所接县公安局110指令说……”,该“高公镇”应为“该县高公镇”。

●3月20日A27版《红魔专心打英超 蓝军发力足总杯》第二段:“老道的弗格森已经全方位开始向变身为追赶者的曼城队施加巨大压力”,“老道”应为“老到”。同版《腾卡特诚邀球迷看训练》末段第四行“中超的一匹大黑”,“大黑”应为“大黑马”。

●3月20日A28版《费天王书写不老传奇》第三段:“使得天王老矣的轮调再次出现”,“轮调”应为“论调”。

●3月22日A10版《鹿可否当宠物目前尚无规定》第二段:“然后由国家林业部颁发相关的许可证”,“国家林业部”应为“国家林业局”。国务院实行大部委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局。

●3月23日A10版《19岁“富二代”月花上万 “断粮”后抢劫八旬老翁》第一段:“青岛一位83岁老人22日中午从银行取完钱回家,在家门口被人抢劫15500元”,“22日”应为“20日”。

(感谢读者朱永胜、靳淑红、周而复始、赵连英、张忠祥的批评指正)

直奔现场▶▶

保卫“济南青”

3月21日,本报头版推出《救救“济南青”》引起各方强烈关注,但多年累积的问题,单靠一两篇新闻稿件不可能根本解决。在长达十几天的采访中,“济南青”的惨状令记者感到痛心。作为山东省内优质稀缺矿产资源,济南历城少数片区的“济南青”面临“枯竭”,而疯狂的开采行为对当地生态而言几乎是一场灾难。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只要这种滥采行为没有停止,本报的新闻监督就不会收兵——

山,从地上挖到地下,悲。

多方采访后 瞄准“济南青”

报道“济南青”之前,我驱车调查了长清、历城等地的多处山脉,发现青山保护现状并不令人放心。

有的地方,村民因为建房取土偷偷豁开山体,给青山留下不易愈合的“伤疤”;有的地方,小石料加工厂留下大量的碎石料,几乎堵塞河道,河段因为夹杂大量石头粉屑像牛奶一样发白……

费了很多的力气掌握了大量材料之后,没承想一个普通的采访电话惊动了当地政府,即将完成的采访最终落了个被“灭火”的命运。有了这次被“灭火”的经历,我于是决定暗访。

老舍笔下的“小山”还在吗

记者住在济南东北部一小区,借高层建筑地利之便,对于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中描述的“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有更多的感触。但调查中发现,如此美的风景线如今容颜渐毁。

3月20日,在历城区华山,记者以做生意的名义,暗访一家石料加工厂,获悉一些滥采和加工“济南青”的内幕。一名经营者透露,因为开采的“济南青”很抢手,就是亲兄弟买石料“也都是拿现钱”……

在掌握外围资料后,记者决定一探矿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骚扰,从北侧麦田绕过去,眼前的一幕令记者吃惊:若干名工作人员正在数十米深的矿坑下,不顾危险地疯狂盗采“济南青”,坑口随时有坍塌可能。记者只顾拍照,几乎忘掉几米外就是大坑,冷不丁地瞅见脚下接近悬空,心里紧张得一阵抽搐。

私采矿石让华山脚下的几个村付出明显的生态环境代价。粉尘飞扬、噪音刺耳,满目疮痍。华山东北面的卧牛山曾为“齐烟九点”之一,如今全然风韵不存,被挖的只剩一堆乱石。完全可以说,采矿富了极少数的人,多数人跟着遭了殃。

赶回报社写稿的路上,记者心里有一种不吐不快之感,“济南青”的惨境让人心痛。因为采访充分,了解深入,写稿时很顺利,3000多字一气呵成。

保护生态 人人有责

出于对“济南青”命运的牵挂,21日,记者再次来到一天前还在滥采“济南青”的华山脚下,看到采矿行为已经停止。感觉到“风声”不对,华山办事处很多处石料加工厂,忙着将加工好的半成品、成品转移。

本报报道引起济南市国土部门的重视,22日,济南市国土部门、华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调查大坑,大坑内没有人,很多采石器械丢在现场,看样子随时可能重新开工。历城区国土部门、华山办事处承诺想办法制止滥采“济南青”的行为,并列出了大致的时间表。

其实,华山很多村民都对私采矿石的行为深恶痛绝。当地一位居民23日给本报96706读者热线打电话称,本报“救救济南青”报道推出之前,当地白天、晚上都有人放炮炸石,导致有的村民房屋出现裂缝,汽车玻璃被碎石砸坏。现在随着夜间采石现象被遏制,晚上睡觉安生多了。他希望本报继续跟踪报道,反映居民希望结束这种乱象的心声。有的居民还主动请缨,表示将密切监视滥采行为,有情况就向有关部门和本报报告。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劫掠式开发行为,注定不会长远。滥采“济南青”现象能否彻底杜绝,我们将持续关注。 **记者 乔显佳**

读者评报▶▶

没那么贵吧

3月25日A7版《电影的胶片时代渐行渐远》引用张艺谋的话说:“胶片跑一分钟就要7000块”。上网查了一下,一本35mm的柯达原装正版电影胶片大概卖到1500-2000元,可以连续拍摄四分钟,这样算下来,胶片跑一分钟应该在400-500元,说一分钟得7000元,太夸张了。 **读者 朱永胜**

张艺谋所说的“胶片跑一分钟”,是指电影放映时胶片的“跑”,而不是拍摄时的“跑”。一本35mm的柯达原装正版电影胶片价格是1500至1800元,山东电影制片厂相关人士介绍,一般120分钟的大片,如山东厂正在做后期的《一言止杀》,需要拍摄500个拷贝的素材(每个拷贝能拍3分钟,约1500分钟),每本1600元,拍摄该片的胶片成本是80万。电影放映时,相当于80万跑120分钟,接近每分钟7000元。张艺谋、冯小刚等人的大片,因为片长等原因,成本应该高于这个数字。

记者 倪自放

理由太勉强

3月22日A6版《钱存已故岳父存折无法取回》,在描述当事人不愿进行财产公正时说:“妻子的其他兄弟姐妹至今还不知道存错钱的事,他担心一旦要求他们去公正,说不准有人会怀疑这钱是岳父生前留下的遗产。”当事人的“岳父3年前已去世”,而“存错钱”则发生在去年5月,该日期存折上打印得很清楚,用这个理由回避公正,读者也不相信。 **读者 吴敏**

钱并不多,最麻烦的是亲属之间的种种矛盾和猜忌。包括银行的解释,都是有录音的原话。读者的质疑十分合理,能考虑到家庭、银行诸方面原因的话,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记者 吴慧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2009fanyi@163.com

组团减肥

作者:马克·布朗 翻译:翟振祥

“大伙,上车,今天咱们去减肥!”爸爸大声喊道。

爸爸、妈妈、我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一行14人分乘三辆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在镇上绝无仅有:孩子众多,12个,家庭成员个个都是大块头。事实上,我家的男孩体重没达到300磅之前,根本不被认可已经成年。一家人为体重严重超标苦恼不堪,所以始终站在寻找减肥的灵丹妙药的最前沿,可是尽管为此消耗了大量钱财,却一点效果都没有。

近来在我们这针灸治病渐成新宠。爸爸上网查看了一些针灸减肥者的感言,又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医,他住在威奇托市。拜访了这位神医,老爸确信针灸是减肥的最佳手段。回来后,他成功说服大家。

据这位医生讲,针灸减肥非常简单。人的耳朵有一个神经中枢,控制包括饮食在内的多种功能。在神经中枢位置打入一枚小钉,人感到饥饿时只需拽拽耳垂,饥饿感立刻减轻。进食少了体重自然直线下降,而且,针灸在门诊即可完成,无需住院。

我们的车队上午10点准时出发,中午进入威奇托市郊,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家自助餐馆。想来这顿午餐是减肥前的最后一顿盛宴,怀着犯人临刑前的悲壮,全家人扑过去风卷残云,直至实在咽不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赶到医院,医生端来一个酷似室内装潢用的射钉枪给我们看,又给我们展示了钉子,钉子据称是医用钢材,不过,在我看来,它与普通钉子无异。

我疑虑陡增,“要不要打些局部麻醉剂?”我问医生。

“不用,不疼的。”说完了医生问,“谁先来?”

“老爸!”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医生拿起射钉枪,对着老爸的一只耳朵,“咔哒”一声,然后走到另一边,对着另一只耳朵,又“咔哒”一下。我紧紧盯着老爸,如果他有一丁点痛苦的表情,我都会立刻放弃治疗。结果他没有。

我关切地问:“感觉怎么样?”

“一点儿都不疼。”老爸一脸轻松。

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遇到难事或者危险事,男孩要奋勇当先,所以我的大哥拉尔森第二个接受了治疗。

医生端起“射钉枪”对着拉尔森的耳朵,“咔哒”,又走到另一侧,“咔哒”,拉尔森纹丝未动。

“怎么样啊?”我问他。

“没事。”他说。

我是个胆小鬼,所以我把九岁的弟弟拽到前面,“你先来!”

如果弟弟也没有反应,我就放心了。我近距离地观察他,“咔哒”、“咔哒”两声,托比顺利过关。

“感觉如何,托比?”

“一点都不难受。”

我放心了,大步走到医生跟前。医生端起枪对准我的耳朵。

“咔哒”,嗷!一阵从未经历过的剧痛袭击了我,医生走到我另一侧。“咔哒”,嗷!我的下巴动不了了,疼得厉害。

“疼吗?”妹妹琼问我。

我想尖叫,可是一转念,何必告诉她呢?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转向琼,拉动还疼得发抖的下巴,笑着说:“不疼,一点儿都不疼!”

我坐下来,与我的兄弟会心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我清楚家里人谁都不会把刚刚经受的剧痛讲给别人听,这是我家的优良传统。

针灸治疗后的第一周,我们的体重都明显减轻,这要归功于疼痛让我们张不开嘴,我们不得不用吸管进食流质食物。

等疼痛减轻,我们能活动下巴正常进食时,我们开始按照治疗方案拽耳垂,但饥饿感依然,再拽,还是一样。此后,我们的体重像弹簧一样迅速反弹。

针灸减肥六个月后,一枚射钉从我耳朵上掉了下来,另一枚却舍不得离开。

两年后的一天,我的一个同事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嚷道:“梅森,你的耳朵上有个东西!”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的手指已经塞到射钉下,猛地一抠,钻心的疼痛差点让我跪倒在地。

“哎呀,老天!你的耳朵怎么扎进去一个钉子!”看着捏在手里的射钉还在滴血,他惊呼。

“我小时候遭遇了一场意外,耳朵被割掉了。医生不得不用射钉把它固定到脑袋上。”我抹了抹疼出的眼泪,编了一个故事骗他。

“我相信你的话。”他说。

“真的?”

“当然,正常人谁会把一个钉子射进耳朵里?”

我苦笑着附和:“是啊,头脑正常的人不会做这种事。”

跳,鲻鱼,跳

作者:琳达·巴罗 翻译:史沂

七岁那年,我家从美国北端的罗得岛州搬到南端的佛罗里达州。转学后的头一天,晚上我就泪水涟涟地回了家。

“老师让我扮演一条mullet,”我呜咽着向妈妈倾诉,“其他一些孩子称心如意地扮演着石首鱼、笛鲷或蓝鱼,可我却只得演mullet……”

我不知道mullet为何物,估计它一定是一种鱼,但这名字的发音太陌生了,怪怪的,我一点也不喜欢,因此就不希望别人拿它来称呼我。我妈,作为一个刚迁来此地的北方佬,对北方的鳕鱼和黑斑鳕了如指掌,对mullet也一无所知,于是也就没法安慰我了。

这个难题最后交给了我的继父,一个墨西哥湾岸边的土著,他是我们母女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原因。

“你们是说鲻鱼哇!”听了这个故事,他大声回应。“嗨,除了海豚,它大概是最棒的鱼啦。你扮演它,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怀疑的神情,所以他继续说:“这样吧,我带你去趟海边,让你见识见识鲻鱼。”

我们开着新买的车出了城,驶上一条蜿蜒的中间有贝壳的沙路,来到一处浅海湾的袖珍沙滩上。傍晚的夕阳为小海湾表面镀上一层橘黄;空气中有一股妈妈的香柏木箱的味道,还有一股陈旧的复活节彩蛋的气味,混合的、浓浓的。继父蹲到小海湾边上,又招手让我蹲在他的一旁。

“有时候你必须给它们一点鼓励,”说着,他把双手拱在自己嘴边像个拉拉队长一样喊:“跳,鲻鱼,跳。”

这喊声的感召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我差点跳起来。就在数英尺之外,一条胖乎乎的翘鼻子鱼笔直地跃出水面,腾起老高,然后扑通一声落回水中。

我大睁着眼,惊奇万分,接着就欢快地模仿继父,和他一起齐声喊:“跳,鲻鱼,跳!”我们大概让这些鱼儿跳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日薄西山,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海湾,驱车回家。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妈妈这种杂技演员一般的鱼儿,还有我们如何只喊一声就让它们立刻跃出水面老高的情景。第二天早上,我盼着早早赶到学校,加入到扮演鲻鱼群的小伙伴当中。

自从小海湾边那个难忘的下午后,至今已接近半个世纪了,我现在就住在佛罗里达州海岸边附近的一个岛上。在一年中的一些月份,我房子后面的海水沟渠里会有许多鲻鱼在游荡。

有时,在风平浪静的夜晚,我常常会被鲻鱼们一阵阵无休止的扑通声惊醒,我知道它们又是在举行跳跃“仪式”。不管给不给指令,鲻鱼们都会跳,这事儿我已经明白好多年了。但每当此时我都会微笑着,重复继父当年教给我的鱼语。

“跳,”我低声喃喃,“跳,鲻鱼,跳。”

(译者注:据《辞海》,鲻鱼mullet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中,亦可生活于咸淡水中,中国沿海均产)